



將將紀卷之十九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富春馬邦良君遂

新喻張喬松爾操梓

御將失可為鑒

唐穆宗

上初即位時以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無事宜漸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每歲百人

中例報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  
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  
融王廷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  
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又諸節度  
使既有監軍即偏師者亦置監陳主將不復得  
專其令勝則驛奏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以罪  
委劫且悉擇驍勇者自衛而遣羸懦就戰故每  
戰多敗又凡用兵進止率稟禁中授以方畧朝  
行夕改不度可否惟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

雖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烏重胤李光顏  
宿將討幽鎮萬餘賊屯守踰年竟無成功崔植  
杜元弼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  
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廷湊以節  
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雖無事可忘戰乎且中官何為乎大帥既置  
監軍矣小帥亦置督陳而又一切進止從中  
馭之焉是欲以攬權適以掣將帥之手而促

師徒於敗也唐季之不振也有由然哉

招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乃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勅悟送承偕詣京師悟不時奉詔穆宗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

思為陛下効死者穆宗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柰何卿宜更思其次度請流之

監軍之陵轢節使誠可誅節使之囚執監軍罪亦相等裴度老臣宜其達此乃曰今獨有下片紙詔書令劉悟集將士斬之此何理乎彼乃曰藩鎮之臣必感激為朝廷効死也是斬勅使以取歡強藩也恐大阿之柄將倒持而莫之復反矣然則宜如何謂宜械承偕還

朝正法而別選才代悟節使仍議所以處之者斯為得矣

### 唐懿宗

秋七月高駢奉命討南詔治兵於海門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進兵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繼發駢行維周擁餘衆不遣一卒九月駢王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獲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獲以食軍夏六月監勅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駢得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

至海門維周皆掩之數月無聲聞上恠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玩軍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准代鎮安南召駢詣闕將罪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蠻困蹙且下會得王晏權牒駢即以軍事授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及駢各遣小校入告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二人相與謀曰維周必奪表且留我乃匿島間伺其過而疾走京得上奏帝大喜即加駢

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晏權本懦暗動稟維周維周凶貪故諸將不為用竟解圍致蠻遁去者過半駢至督勵將士復攻克之殺段酋遷及鄉導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又破土蠻附南詔二峒誅其酋長歸附者萬七千人

監使撓權毒害非一惟高駢之捷報既至則李維周之掩抑罪狀明矣懿宗既已還高駢之卽鎮而不能乘此斥維周之奸欺世祇知憤唐宦者而不知其時懦庸之君不振甚矣

有可斷之機而不能決也則其勢之益為恣橫也何恠哉

唐僖宗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鄩奏請益兵勅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

曾元裕擁兵斬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瑒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庶幾寇暴可弭上頗采其言然不能盡用也

人才如江河輩湧不乏顧上之所棄者非庸而所任者非智此寇盜之所以縱橫而國無賴也王仙芝勁賊也於其時舍崔安潛張自勉等不將而以衰老之宋威退怯之曾元裕當之而可乎鄭畋忠憤至矣所陳皆至計可採天而帝尚不肯盡用以卒長賊氣而成京邑之塗炭也可哀也哉

李克用既斬王行瑜旋軍渭北乙未進克用爵晉王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古入謝恩因密言於上曰比年關輔不寧皆以李茂貞之故宜乘勝勢并取鳳翔一勞永逸臣謹整旅渭濱俟進止上以問貴近或

曰茂真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播越以來茂真韓建自知其罪時修職貢宜且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似疑克用異心也然不去茂真關中必無安寧之日後果如其言

播遷雖不幸之事而反正寔撥亂之機况沙陀之士馬精強志期誅翦有可任乎信布之於漢尉遲恭之於唐豈盡馴帖者乎顧上所

以駕馭之者何如耳方欲翦茂真又欲忌克用此真庸子之見何足與論天下事乎可嘆朱全忠攻李克用於上源驛盡殺其衆克用僅以身免克用恨之勒兵將攻全忠其妻劉氏曰公本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汴人不道謀害公公宜訴之朝廷若遽擅兵相攻天下誰與辨其曲直乎克用從之既還晉陽乃大治甲兵遣鎮將李承嗣奉表自陳有破黃巢之功而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下三百餘人并牌印



皆沒不返諸將吏日夜涕泣訴請復仇臣以朝  
廷至公當候詔命拊循抑止暫還本道乞遣使  
按問臣謹遣弟克勤將萬騎屯候河中朝廷以  
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遣中使優  
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陰狡  
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  
道兵討之不煩軍費上密遣楊復恭等諭指稱  
朕深察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  
不能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辨曲直一切和  
解之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無所稟畏

全忠眼空一世貽藉唐卿巖伏禍機志行慕  
奪忘者一克用耳上原之機阱幸踈蓋克用  
之天命有在而唐室再振之機括於此可藉  
手也假令僖宗有中主之才而其時朝臣有  
一人如杜黃裳裴度之輩乘沙陀之憤激正  
全忠之罪名而勒諸路兵合以討之則元惡  
可誅威權可振而唐社稷有不煥然光復者  
乎計不出此惟事姑息為和解之計使克用

抱忿而不其全忠肆惡而無忌卒以成鼎社  
之遷移也豈可謂盡由天哉

### 唐昭宗

車駕入長安朱全忠崔胤入對胤奏言國初宦  
官不典兵預政天寶浸盛貞元末乃改羽林衛  
為左右神策軍宦官領之自是參掌機密上下  
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小則賣官鬻獄  
王室衰亂職斯之由不剪其由禍終不已請悉  
罷內諸司使事務盡歸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

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  
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  
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幼  
弱者三十人備洒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  
進五十人充勅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  
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  
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勢重者極必反惡稔者報必深自昔宦官恣  
橫未有如唐亦未有受報如唐宦官之酷者

也輔國元振朝恩承瓘至矣暨守澄士良令  
攷復恭指願生殺天子置廢在其掌握中而  
其原皆自於掌兵始也以近御之人蒙上寵  
任而又佐之以兵如放海燎原其將何所不  
至此唐之所以卒亡於宦者而宦者之所以  
卒殲殄於兵也後之有天下可以鑒矣為宦  
官者亦可以警矣

晉王李克用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  
用假子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  
功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及王鎔  
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  
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  
遛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破之存信還譖存  
孝無心擊賊疑與有私存孝聞之憤怒且懼及  
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  
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  
為邢洺磁節度使九月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

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尚書所憚者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而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困三月邢州城食盡存孝登城謂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讐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稽首謝

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晉陽車裂之存孝驍勇為軍鋒冠身被重鎧腰弓髀梨獨舞鉄槌陷陣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就陳易走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諸將必有為之請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又有薛阿檀者勇與存孝相埒諸將亦疾之常不得志因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

矣

兵無選鋒曰北勅敵當前陷陣摧鋒勢須勇  
力此杜回躡而魏顆所以敗秦師也鉅鹿之  
戰觀楚戰士無不一當百則以羽一人為之  
奮其威也唐末何時克用所對者何敵乃不  
能小忍於存孝又因以并喪阿檀以自損兵  
鋒於是乎為不智矣

梁主朱友貞

天雄節度使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

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  
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  
尊禮內實忌之及卒趙巖言於帝曰魏博為唐  
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  
強也陛下不乘此為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  
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  
其權帝然之乃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  
節度使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  
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恐不服又遣劉鄩將兵

六萬以討鎮定為名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父子  
相承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皆嗟怨  
聚哭已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  
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  
曰朝廷忌吾軍強欲設策使殘破一旦骨肉流  
離生不如死是夕作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  
彥章斬關走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親兵而劫  
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  
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許

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彥  
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傳首帝由是不許但詔  
撫之使者返彥裂詔書戟手南向詬曰天子愚  
暗聽人穿鼻我兵雖彊無外援不能立宜投款  
晉遂逼德倫為書求援於晉帝聞魏博叛始大  
悔懼

牙兵之盛雖所當裁制馭之方必有其漸衆  
情所不願欲可驟拂之乎趙巖之所策友貞  
之所處是知有事局而不知有人情也潰防

瀾倒蓋勢之所必至矣

帝以劉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且不速戰詔讓之鄩奏稱臣比以奇兵擣其腹心欲還取鎮定以旬時再清河朔無柰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相時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可輕也苟有隙可乘豈敢偷安養寇帝復詰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

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饑邪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疆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

劉鄩用兵一步百計蓋梁將之選也遭運之艱內之無知遇之主外之值英傑之對故俾功不得施而友貞乃以老師費糧促之何其

兵舉鑱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  
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  
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  
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  
勢大振

敬翔國之謀臣王彥章時之名將親趙張之  
讒慝而棄敬翔舍王彥章之忠勇而用段凝  
何其悖甚未論盛明之主即篡弒以有天下  
未嘗不自於得人以成失人以敗於其時梁  
之大勢已去矣雖用彥章亦已晚矣而况旋  
復以凝代之俾國愈促而讒沮愈滋不幾于  
為敵去仇為我撤備哉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  
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  
危矣至是凝厚賄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  
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  
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不服天下兵馬副元  
帥張元奭言於梁王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



謬之甚乎情勢不揆惟取速戰不知彼不知已此所以每戰輒敗也其亡宜矣

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顛而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

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兵屯澶州命藩漢馬步都虞侯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鉄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梁主召問彥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鞬炭乘流而下飲尚未散彥章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直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

兵舉鑕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  
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  
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  
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  
勢大振

敬翔國之謀臣王彥章時之名將親趙張之  
讒慝而棄敬翔舍王彥章之忠勇而用段凝  
何其悖甚未論盛明之主即篡弒以有天下  
未嘗不自於得人以成失人以敗於其時梁  
之大勢已去矣雖用彥章亦已晚矣而况旋  
復以凝代之俾國愈促而讒沮愈滋不幾于  
為敵去仇為我撤備哉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  
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  
危矣至是凝厚賄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  
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  
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  
帥張元奭言於梁王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

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  
衆議詢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  
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  
不聽汴破凝竟以全旅降唐

生子當如李亞子若友貞輩真豚犬耳將帥  
繫國安危呼喻存亡可容輕授舍彥章而用  
段凝豈獨其時將士為之憤惋至於今讀者  
尚可為之廢書一嘆

唐莊宗李存勗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  
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二萬出陰地  
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  
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  
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  
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  
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  
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  
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

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

高季興朝而歸謂其下曰新朝二十年血戰始得中原曰吾於十指上取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人皆無功矣此莊宗故態也安金全全城之賞何以格不行乎人主惟不自有其智故能盡天下之智不自矜其勇乃能任天下之勇莊宗蓋才有餘而度不足功非已出賞靳不頒暨有天下并百戰之將亦賞不酬功矣其速敗也不亦宜乎

二年春正月勅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蓄者不分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及千人皆給

贍優厚委之事任內諸司使自天祐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怨殷鑒非遙蓋莊宗之所目擊覆轍昭然唐魂未冷乃多方蹈迪再植厲階世之昏迷不檢殆未有如莊宗者也閹宦而可寄以安危是烏附而可以衛元命也旋以激忿諸藩以來禍變宜矣

初胡柳之後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見帝於馬前帝喜甚匝流涕言曰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士大功始就封賞未頒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閣不行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業許之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崇韜不得已乃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

百戰未得郡者莫不憤歎帝性剛既入伶官讒  
益踈忌宿將由是皆不自安

詩書者道義淵源禮法者人君龜鑒雖天挺  
英資未有不稍事學問而可以鎔化其偏頗  
者也莊宗豈非間生之雄惜其絕無詩禮之  
助故群雄既滅蕩志遂生酗淫凶殘錮而不  
解伶人何能惑人則莊宗之自惑也昔晉文  
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  
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均一色也文

公悟之以霸莊宗昵之以亡則敬怠勝負吉  
凶之所自分矣

鄴都之亂史彥瓊至洛陽帝知鄴都亂使討之  
問誰可為將者樞密使李紹弘請用李紹欽帝  
許之及見紹欽條上方畧所請偏裨皆梁舊將  
且為已善者疑之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  
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  
三千詣鄴招撫而勅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古云利令智昏然未如酒色之甚莊宗雄畧

冠一世沉醜之後識見氣味曾不迨於庸子  
命將大事也乃亦取聽婦人惟所指使其敗  
亡也不亦宜乎

### 唐清泰帝

帝與石敬瑭俱以勇力事明宗心兢不相悅及  
即位敬瑭不得已而入朝將佐多勸留之惟韓  
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復忌敬瑭  
帝亦見其羸瘠不以屑意乃復以為河東節度  
使春正月壬春節長公主上壽畢辭歸帝醉曰

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益懼  
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欲以覘朝廷之意帝  
與執政議從之房嵩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  
不可李崧一日請急在外薛文遇獨侍直帝與  
議河東事文遇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  
自聖心足矣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先是術者  
言國家今年應得一賢佐帝意文遇當之聞其  
說大喜曰卿言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乃徙敬  
瑭為天平節度使制出兩班皆失色甲午以建

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  
敬塘之鄆州敬塘懼謀於將佐曰吾來河東主  
上面許終身不代今忽有此得非千春節與公  
主所言乎我不亂朝廷促之安能束手死於道  
路遂發兵反

唐末藩鎮之悍朝廷馭之有如擾龍馴虎機  
宜少拂矛戟森然而敬塘又包藏禍醜蓄怨  
宿憾之尤者從珂才力彼所熟知中外人情  
又其畢察此其改徙灼然治亂之所關也而

帝固昧之薛文遇輕躁士耳而可語軍國之  
大計乎是直假之以釁端而趣成其霸耳

漢隱帝

郭威既平河中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  
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  
臣將兵在外供億所須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  
也臣安敢獨膺此賜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  
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也上為之徧  
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



帝欲特封威復辭曰運籌出廟堂饋糧資藩鎮  
暴露在戰士功獨歸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  
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  
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執  
政溥恩恐藩鎮缺望乙卯乃加天雄節度使高  
行周守太師山南東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  
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  
書令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  
平盧節度使劉錡並兼侍中朔方節度使馮暉

定難節度使李勣並兼中書令義武節度使  
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贊並同平章事吳越王  
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荆南節度使高保  
融兼侍中

賞僭則榮而不感刑濫則怨而不畏河東平  
郭威功也諸人何與乎以郭威一人讓而晉  
恩朝卿並階崇秩又以朝卿嫌而并寵諸藩  
慰其缺望此何理乎無幾何復狗郭允明之  
譖殺楊史諸大勳舊刑賞之乖於斯極矣旋

底覆滅宜也然亦可為戒矣

宋太祖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有飛語上聞上特選常參強幹者往知縣事且遣知制誥王祐使魏州廉其動靜謂之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榮也還得彥卿狀當以王溥職相授祐至魏訪之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者決配之還奏曰彥卿無他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以猜忌多殺不辜享國不久陛下柰何效之帝怒其

切直移彥卿鳳翔罷其節制而貶祐華州安置彥卿雖有專恣之瑕何嘗有背逆之意王祐之遣名曰廉訪實則欲取成其反狀也故曰還當以相職相授忍矣祐謂五代之君以猜忌多殺豈知太祖亦奮起戎行者蓄疑有甚焉彥卿量移薄罰之可矣祐之安置何辜乎褊矣

初帝為周將張瓊隸帳下嘗以身翼帝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帝即位擢瓊典禁兵會殿前都虞

候闕帝曰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非將如瓊者  
莫能制即命領其職後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  
有史珪石漢卿為帝外密得幸于帝瓊獨慢侮  
之二人者因譖瓊養部曲百餘擅威福帝召瓊  
訊狀不伏大怒令擊之漢卿奮槌擊其首流血  
幾絕下之吏瓊知不免乃解所繫帶遺母而自  
殺帝旋聞其家無餘財奴止三人問漢卿曰而  
所言瓊部曲今安在漢卿曰瓊所養一當百爾  
帝甚悔之亟命恤其家然竟亦不罪漢卿

張瓊既有翼帝之功以身受矢死乃復蘇此  
豈獨恩當報其心膽之忠亦可槩見矣而  
乃以片語之讒令不得死既已檢無餘貲奴  
止三輩所謂養部曲百人者茫無事實矣而  
又僅從恤之於漢卿等之行讒者不復加罪  
焉俾死者何辜生者何忌乎宋祖於是乎失  
政刑矣

乾德三年秋河決澶州命殿前都指揮使韓重  
贇督丁壯塞之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心腹者

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領之若重贊以讒誅即人人懼矣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帝怒稍解重贊得不死

宋祖以行伍奮身且備察篡亂之萌皆自於悍將樹私之故故即位之後刻意振刷邪枉之輩又因以投其間隙而枉害無辜也兵必委人難以自將一稱取親兵為腹心便欲殺之將俾一兵不委人皆自將之而後可乎重贊之得不死也幸矣

### 蜀主

蜀主奢縱不恤國事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統軍政太后李氏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主兵者皆勲舊經戰今昭遠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世祿之子驟委大任一旦有急安所用之不聽及宋既下湖南遣王全斌等由歸鳳兩道伐蜀蜀主即以昭遠為都統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帥兵禦之昭遠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

掌耳執鈇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既與宋  
師遇三戰皆北昭遠走渡桔栢江焚梁道退保  
劍門全斌等遂取蜀

天下事有可嘗試惟兵不可試蓋成敗在呼  
噏之間也褊裨猶可試至大將則決不可試  
蓋三軍司命繫一人也故非素練則機宜不  
習非宿舊則威望不孚昭遠何人而可以當  
都統之大任乎李氏雖婦人蓋開創經事者  
而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也允矣

門人 盧弘進校  
男 李頰

將將紀十九卷終

將將紀卷之二十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陳應芳元振

長洲張鼎思睿甫梓

御將失可為鑒

南唐主

南唐主以武安節度使邊鎬鎮湖南使經畧朗州鎬昏懦無斷政出多門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

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擇名將益其兵以救  
敗不報有自朗來者為劉言計使揚其忠順鎬  
信之不為備會唐主召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  
曰唐必伐我柰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  
數萬安能受制于人邊鎬撫馭無方士民不附  
可一戰而擒也言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  
則彼為之備矣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  
潘叔嗣張文表等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  
襲擊湖南邊鎬遁遂克湖南行逢能謀文表善  
戰叔嗣果敢三人情款甚昵而言能任之故相  
須成功

劉言跋扈據楚上游湖南鎮將得失成敗攸  
關邊鎬何人乃堪寄此是直以墮彼之奸弛  
我之防以坐受其敗也則湖南之失獨鎬之  
罪耶史稱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  
人情款甚昵而言能信任之此所以雖僭叛  
亦能成功

南唐主酷好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

下僧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者命禮佛即釋之宋主聞之選少年有口辯者渡江見唐主與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及宋伐南漢唐南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禁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宋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

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獻計于其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徽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攻之其國可取也亦不用宋主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像懸于別室而引江南使者觀之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殺之



佛法之不足以經世也明矣而世主徃徃昵之至頽廢紀綱怠棄國事南唐彈丸地耳四境皆敵兢兢焉勅政保民尚恐無以固也乃亦溺志于此至為宋祖所愚林仁肇之壯圖棄不採盧絳之奇謀復不用而輕徇敵間枉戮忠良以自墮社稷之衛也其亡宜矣

### 宋仁宗

以夏守贊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願罷守忠別遣使不聽

仁宗蓋明主而富弼又信臣也乃以宦監鈐轄踵監軍之覆轍焉格忠言而不用則摯近之毒中人深也延及李憲童貫喪師覆國茲實為之厲階矣則仁宗為之作俑也可嘆

### 宋英宗

詔設陝西諸路鈐轄以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之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與其帥議行大

事以聞歲終許乘驛入奏諫官呂誨上言昔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之革耳柰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等矣乞罷之俾帥臣得專閫外之權不聽

宦者之禍唐嘗鑒於漢矣已尋轍而為禍益深宋又嘗鑒於唐矣曾幾時而厲階復梗宋之仁英皆所稱賢主也乃亦增置鈐轄分遣四出俾之體量軍情受鞠詞訟而歲終復許其乘驛入奏焉是豈但權寄與帥臣等而否

臧差第又直寄於雌黃之吻矣呂誨等言雖諄切而曾不見聽大率摯御易於售奸希指偏能固寵若將以在廷之臣都未可屬心腹而惟彼近習者為可信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幾千古一轍也可慨

### 宋神宗

秋七月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初帝召問廊延副總管种諤諤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

帝壯之遂決意西伐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上其慎之帝曰夏有釁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姑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可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深入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帝曰已屬李憲矣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主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且五路進師而無大帥難以成功帝不聽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廊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夏人聞有宋師母后梁氏問策安出諸少將皆請戰其老将知兵者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而聚勁兵于靈夏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為迂今悔無及矣討喪師罪責授高遵裕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職李憲以開蘭會功議贖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豈有諸路皆至憲獨不行又可免咎者乎帝卒以憲有前功但詰其擅還之由憲復

以餽餉不接為解遂釋不罪

李憲創謀伐夏种諤希旨大言徼功生釁竟損王師已討失律之誅而憲復支吾不任咎焉且以五路出兵不置大帥而直以宦者為之董旅則士大夫誰肯與共功者置制乖方奚待事竣則帝不明之過矣

以李憲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憲請再舉伐夏帝以訪諸朝王珪對曰向所苦者用不足今朝廷捐錢鈔五百萬緡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

不可噉必變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征期非久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云已有備彼宦者尚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謀協者唯裴度一人今不出公卿而出闕寺朕切恥之安禮曰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李憲之才安可比裴度而諸將又未有李光顏李愬輩臣恐其無以副聖意也甲戌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為寇种諤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役當自銀州始帝遣給事中徐禧



際將士懼珍白禧曰衆已搖不可戰請入城禧曰君為大將柰何遇敵先遁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及其半濟擊之令得地則鋒不可當禧又不從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反走蹂後陣夏人乘之遂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數重且攄其水砦珍士率晝夜戰城中乏水至絞馬糞汁飲之括與李憲兵及饋餉皆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城遂陷禧殍舉稷永

能皆死惟珍走免夏人耀兵于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用兵來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二役官軍熟羗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耗損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懊嘆為不食自是始悟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用兵矣初王安禮言于帝曰禧志大才踈必誤國事帝不聽至是乃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又曰邊民疲敝如此獨呂公著為朕預言之于是徙公著知楊

州加太學士

伐國大謀首惟擇帥外廷文武何遽乏人乃委重於一闔豎耶且以方比裴度尤為可咲徐禧蓋志大而才踈种諤亦氣豪而中褊共開希闊之謀增益幾何喪亡至六十餘萬而銀絹錢穀又不計以貽生民塗炭致國虛耗也是果誰之咎乎大率人主之職專論相而相臣之要在於知人神宗空有大志而佐非知人其無濟於事而適以僨事也不亦宜乎

宋徽宗

童貫使熙河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疆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北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

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其  
首哉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碇中熙秦兩路  
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  
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  
朝病塊乃自引去

裨偏尚艱其選制帥尤難得人蓋成敗利鈍  
在一人也樊鄴絳灌附魏豹則僨事從韓信  
則成功童貫何如人而可以當此乎劉法之  
不取朔方蓋有見於朔方之未可以取也而

貫強使之裨其含愠而當強顏受事忿速可  
敗自古記之矣卒與夏遇致墮其計中舉衆  
殲焉觀察哥覩法首惻然曰劉將軍前敗我  
于古骨龍謂是天生神將則法豈無能者乎  
蓋所從受事者非其人耳雖然誤法者貫而  
所由誤法者誰歟則徽宗命帥不明之過矣  
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屯兵于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  
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



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  
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  
蔡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  
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  
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  
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  
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待其自  
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  
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

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無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不復為  
我有矣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  
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  
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  
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童貫  
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蔡攸副之五月乙  
亥以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攸童騃不習  
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

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咲而弗責十  
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州  
逐圍太原

澶淵締好幾百年無干戈之構誓言之約可  
稱久要女真起於絕漠視遼孰親於其時來  
請夾攻將許之乎抑拒之乎抑坐視其成敗  
而莫之恤乎三者無一可者也蓋許則近於  
幸災拒則失於觀釁坐觀其成敗則救患分  
災與兼弱攻昧義兩無據矣度宋之力即敦

義不足存遼而量遼之勢即宋不夾攻亦不  
能抗金遼既亡金益肆豈獨燕雲淪陷之士  
永無入中國之期趙舉而秦強疆場之患將  
益甚而不可支計矣此誠國論之最難斷者  
也乃道君既無遠畧一時廷臣守信者泥局  
希旨者倖功卒以藉金之口而成宋之削弱  
也觀董旅者為狡黠之童貫副任者乃童駉  
不習事之蔡攸其將可知矣而欲以開地策  
勛豈不妄哉

巴酉金幹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于金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開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

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職等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馬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情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

視非常逆節已萌亮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  
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  
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  
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  
及都轉運使呂熙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熙浩  
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  
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  
軍深入矣

徽宗昏懦本非將將之才郭藥師趨舍無恒  
尤非可馴之物乘危背主竊土市恩豈有腹  
心之委乃寵待既逾其涯委任又太躡等俾  
其氣驕慮易至增募兵三十萬而不改契丹  
之服飾其情可知矣已復恣貨賄之彌縫狗  
童貫蔡攸之壅蔽謂可倚恃以抗金也一戰  
而北倒戟而趨背遼附宋者復背宋事金矣  
挈國之情實倒廩輸之直以為彼鄉導懸軍  
深入而宋事遂不可為矣則失策孰有甚於  
此乎

遼主

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群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幹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利諸部離心彼將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蕭陶蘇幹之謀徒示弱爾但發滑水以北兵拒之足矣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

禦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千人擊走之帥衆繼進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獲免者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

潰

自昔有國之患其始也失在玩寇其究也成於廢法方釁之初類皆托大以安靜為主不肯輕發及事之債又隔於蒙蔽掩敗不克振威卒於兵敗地削權傾政墮而國隨以亡焉此從古以來如秦二世漢靈獻隋楊廣唐玄僖蓋相尋一轍不獨遼也與其少發而曠持不若大舉而疾決此自昔為國忠謀克敵上筭而拘孿之見鮮克知之假令遼主於釁始

能用蕭陶蘇幹之謀及女真之未熾大發諸兵一舉而撲滅之則女真之力決不足支而國威可振患可永弭矣計不出此乃從蕭得里底孺見玩於視賊而重於發兵適以為賊之餌以助成其戰氣而傷我甚也已復不能正債事之誅逋嗣先於必死所謂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誰復肯徇國之急以捐軀赴難者乎其亡宜矣

宋欽宗

時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令止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廟堂必有一定之筭大敵在前可容遷惑澶淵之役非寇準決策促駕渡河示虜必戰則汴京危迫不復待靖康矣大率輕躁者固寡功而畏懦者率養寇人方攻我欲殘滅我社

稷以為平原不使血食而可以畏懦因循導護之以取其憐愛哉於時勤王師至者不下十萬姚种諸將亦非盡無能者乃李綱請伺間擊之而三省勒令護送勿啓釁使金人蕩然得志如蹈無人之境則牽制矛盾之過也可勝嘆哉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柎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率屯滄衛益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

後之病宋者謂其議論多成功少夫閑暇之時牽制且足滯事機矣至大敵在前呼吸成敗乃亦以虛浮之說沮格大謀觀幹離不行抵中山觀兩鎮之尚為宋守也而种師中復進兵逼之遂出境而去則其心亦未必無所畧也特宋之君臣無一定之畫使將帥無所効其功耳



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不問李綱深以為憂  
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耿南仲等沮之及姚古種  
師中兵敗種師道病去即以綱為兩河宣撫使  
劉韜副之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  
古李綱言臣書生爾實不知兵頃在圍城中不  
得已為陛下料理今輒使為大帥恐誤國事拜  
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  
復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  
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

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  
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遺綱綱不得已  
乃受命帝手書裴度傳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  
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未  
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  
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  
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使既行後無有沮  
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  
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

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李綱赴兩河留河  
陽十餘日棟練士卒修整器甲進次懷州造戰  
車期兵集大舉朝廷降詔罷所奏起集兵綱上  
言秋高馬肥虜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  
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  
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  
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  
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  
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王

以寧與都統制析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  
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  
皆承受御畫得以自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  
綱具論之雖降旨約束而專托如故於是劉韜  
兵先進金禦之韜兵潰解潛與敵遇于關南亦  
敗

金兵迫汴道君南狩社稷幾危賊馬甫還遂  
忘戒備宋之臣主偷安甚矣僅有一李綱者  
為之憂而又不容於朝姚种兵敗師道病去

即以將帥之任委之網以困折之既網受事  
殫力經營方砥兵馬為進取計而無中事復  
降詔悉罷遣所起集兵諸將在統轄者復俾  
其徑承御畫得自陳論多方沮抑亂其規為  
觀網入對之語忠憤至矣欽宗未嘗不為感  
動而旋復二三曾無執德之固所謂有一范  
增不能用其亡不亦宜乎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傳  
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

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  
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  
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  
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  
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  
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  
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尤尊信之或  
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  
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

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  
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他人將坐沮師之罪  
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  
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効京所為識  
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金兵攻城  
急何衆數趣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令守禦  
人盡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  
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噪而前  
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

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  
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  
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官者黃經國  
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  
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保甲斬關遁四  
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師  
遂陷

將亡聽神古有明戒禁祥去疑兵家常語古  
人十年教訓猶懼臨戎之際勝負未可知也

况驅市游直以年命配合者取之而可抗虜  
乎誦經持呪昔之以此敗者何可一二數也  
而孫傳何臬過而信之謂京若將為時而生  
也於其時文臣中有李綱武將中有師道宗  
澤魯是不聽而直徇彼邪謀倚為國衛率也  
望鋒而北托詐而遁金兵遂登城不可守矣  
使二帝壯遷中原淪陷是豈直傳等之罪乎  
則欽宗不明之過也重昏之號不亦宜乎

康王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  
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  
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康王曰京城  
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康王納之既而知信德  
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等皆  
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  
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止兵近甸毋動汪伯  
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譎是欲款我師  
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趣澶

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  
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康王遣澤先行康  
王乃命澤趣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  
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君父方危赴難者義當急都城累郊呼吸存  
亡勢宜急金賊詐諼不可信庸子觀望之計  
不可從康王親為帝子此何時也而可遷延  
為退托解乎重兵以臨其城而通款以誤其  
救此侯景所以陷梁也往轍有徵矣引大軍

直趨澶淵而遠偵探伺其進止脫有緩急兵  
在城下和戰可以從宜此最計之善者也乃  
狗聽邪謀獨遣宗澤移軍東平徘徊而不進  
也豈不謬哉

門人

李盧

弘

進校

将将紀二十卷終



